

从 FNDSA

透视法国的社会救助

◇ 张金岭

在法国，协会组织非常发达，早在1901年法国就通过一项协会法，以法律手段来保证公民结社的权力，并对之予以规范。对于那些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协会组织，一旦它们的某些计划得到政府认可，便可获得一定的资金支持，它们的具体实践则以另外的形式落实了政府的救助制度，完善和补充了社会的救助体系。同时也推动了好的风气的形成，带动了社会公德的建设。

在里昂，有一家家喻户晓的协会，名为Foyer Notre-Dame des Sans-Abri (FNDSA)。从这一机构的名称来看，它把自己比作为无家可归或游离失所的人提供服务的圣母院，还将自己视为这些人的家，其五十多年的历史生动地书写着它对里昂社会慈善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作为一个从事法国公民社会研究的人类学者，从事志愿服务是我田野调查工作的一个切入点，为我了解法国的协会组织在社会互动中的角色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此文想就本人从事志愿工作的经历，来展现法国

社会救助工作的一个侧面。

关于 FNDSA

FNDSA始建于1950年，创始人曾专门从事教师培训工作的教授Gabriel Rosset先生。在法国，二战导致的伤亡使得很多人失去了家庭，没有了生活资源，1950年前后里昂开始出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他们集聚于里昂各处，晚上在桥下过夜。这一社会问题的存在，深刻地影响了Gabriel Rosset，最初他在自己家中接待这些人，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慢慢地在其周围便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加入到他的慈善行动中。1950年圣诞节前夜，Gabriel Rosset跟他的团队在里昂第七区敞开了第一个接待中心的大门。第一天晚上，他们留宿了11个人，第二天则达到50人，此后，便有大批人涌来。此后，这一接待中心于1953年又建起了新的大楼，包括两幢宿舍，为他们提供的救助服务也日趋全面，在这里他们可以得到干净的绒毯，食物，还可以洗澡等，甚

至也有人很有耐心地听他们倾诉。1954年，时任的里昂市长开始关注起了里昂周边郊区的贫民窟问题，Gabriel Rosset的这一组织于是从此便得到了公共机构的支持，与此同时，私人慈善机构的资助也越来越多。

在此后的20年中，FNDSA先后在里昂及其郊区建立了1500处过渡性住所。1972年，这一机构还成立了一家名为SA HLM的公司(SA HLM可以解释为“自己的廉租房”)，用以为中低收入的家庭提供廉租房援助。此后，里昂所在的第69省的公共规划与建设办公室(OPAC)于1999年成为SA HLM公司拥有半数以上股权的股东，FNDSA的住房援助计划也有了更大的支持。

FNDSA的救助服务

目前FNDSA总部设址于里昂第七区，其众多的分支机构遍布于里昂各区，以及周边郊区城市。每天都会接待很多处于困境中的人，包括

一些被社会所边缘化的人,他们往往生活状态不稳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以至于难以渡过难关,甚至难以继续生存下去。他们当中既有单身、夫妇,甚至还包括整个家庭,其中年轻人也为数不少。这些受到救助的人基本上是按照男女性别不同而被分配在不同的接待中心。这一组织的宗旨在于帮助这些人远离流浪的街头,远离危险,帮他们找到好的安身之处与未来,其服务内容主要涉及到四个方面:一是为他们提供饮食、医疗、卫生、衣物存放与清洗等服务;二是提供住宿;三是提供社会陪伴服务;四是帮助他们实现社会再安置,使他们重新找到工作,并重新找回自己的自立能力,融入社会。此外,该组织还设有一项专门的家庭救助计划,以帮助那些临时或长期处于困境中的家境,其中最主要的目标则是帮助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受到救助的人都有一张卡片,上面有照片、姓名等个人资料,因人而异地并标着有效使用期,并以此作为身份识别。

经过五十余年的发展,FNDSA 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其救助体系的运作也日趋完善,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志愿者的支持。目前,在里昂所在的罗纳省(Rhone),共有32个接待处,每年接待三千五百余人,并有175000人次在各处的接待中心过夜,每年提供的饮食达二十万人次,每天供给约六百份饭菜,由一家餐饮公司来负责实施。在每一个接待中心,除了最基本的服务(饮食、洗浴、衣物寄存、住宿)之外,有的地方还设有如行动指导、保健、医疗、卫生,以及社会陪伴等其他服务,医护人员常常在早餐、晚餐

的时候出现,有时候也在位于七区的总部坐诊,他们主要是神经精神病专家、皮肤病专家以及肺病专家等。在其正式雇佣的工作人员中,有一部分专职的护士,这些人在前来做志愿工作的医生的帮助下,每年提供近六千人次的医疗护理。总部的接待中心设有为数不多的病床,用以帮助那些无须住院但需要护理或医疗救助的人。

在法国,115是一个为人熟知、专门用以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救助的免费电话,FNDSA所接收的大部分受救助者正是由这一救助电话分派而来的。求救于115的人,所需帮助因人而异,大多与住宿有关,当然也包括饮食、保健等问题,甚至有些人仅仅是出于某种想找个人说说话或找个人倾诉的意愿。此外,在里昂的大街小巷,还穿梭着很多标有“115”的车,以便在得知有人需要救助后,尽快地赶到求救人的所在地。

很久以前,在里昂就出现了一些组织,专门收集人们废弃不用的家具、被褥、鞋帽、衣服,以及其他各种物品等,以使用以接济需要这些物品的人。FNDSA也在里昂市各处设有多个废旧物品集散中心,既有利于物尽其用,又切实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了方便。FNDSA每年都会得到很多捐赠,包括近2500公斤的衣服及相关物品,每天都有家具被送至维修服务中心,经过修理后再分发给接受救助的家庭,或者拿到旧货市场去卖。为此,该机构设有专门的运输工具,以便上门去取捐赠者捐献的大件物品。这些物品的卖价非常便宜,而且所卖物品会根据季节时令有所变化。

通过多年的社会救助工作,该组织认识到,具体的求助行动的实

施总是比较难的,尤其是越想使求助行动取得切实可行的成效,越困难。每一个在此“避难”的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遭遇与原因,总而言之,他们通常是丢失了所有的社会关系,有时候甚至是丢失了他们的社会认同,已经被社会所边缘化。鉴于这样的认识,该组织所确立的求助理念,不是授之以鱼,而是授之以渔,注意倾听他们内心的苦楚,尊重他们的意见与选择,与之建立一种友谊的帮带关系,共同行动,帮助他们寻找措施渡过难关。

对于FNDSA来说,其社会安置服务的使命在于帮助那些暂时在该机构接受救助的人找到工作,为此该组织有专人负责帮助解决这些人的求职问题,比如帮助他们与劳动就业部门(ANPE)打交道等。他们提倡寻找保荐人的做法,主要是努力在寻找工作的人与从业者间建立一种帮带联系,后者多为企业中的干部或管理人员。此项救助的首要目标便是让前者从后者的经历中获得经验,尤其是在前者遭遇困难或遇到失败时,后者可帮助他们渡过气馁的阶段。

有时候FNDSA还组织那些低收入家庭外出度假,让他们从外界了解到更多的事物,使之尽可能地暂时走出他们现有的生活情境,与社会有更多的交流,远离日常生活中的困难而得到些许放松。对于这些家庭来说,这样的活动也是加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夯实家庭结构的好机会。

做志愿者

FNDSA的资金支持,一部分来自政府资助,一部分来自捐献的善款,其运作则一方面由其为数不多的雇员来保证,更多的是依赖于广

大的志愿者。目前,这一机构拥有登记在册的志愿者一千余人,九十余名工作人员,还有90名通过安置的形式在此工作的受助人员,他们以其部分工作作为交换,在此机构获得一定层次的扶助。周一至周日,每天都有志愿者来此协助工作。在很多志愿者眼里,这些来此寻求帮助的人的经历都是令人难以相信的。身处此境,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不知所措,甚至对于有些人来说,其困境始于他们脆弱的童年时代,或者很年轻就被遗弃,或者曾经受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打击,或者因为学业失败、嗜酒成习、种族歧视等。对于另外的人来说,这样的困境还有可能是因为家庭分裂,或失业、或负债累累等而突如其来。尽管情况各异,所有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遭受痛苦。这些痛苦比起饥饿或健康问题来说,可能表现得没有那么明显,但在很多人眼里,尤其是那些长期从事志愿工作的人来说,这些深深的痛楚,是对人的一种屈辱,一种苦难,所以他们积极地加入到这样的救助组织中来。

在FNDSA做志愿者的人,年龄、性格、职业各有不同,每个人来到这里,都会依照自己的意愿、能力,以及时间安排来选择自己的服务时间,服务内容包括提供全方位的日常接待、照顾病人、活动组织与管理、物品修理、求职陪伴、家庭造访等等。

笔者的志愿服务一般是在七区的总接待中心,这里都是男性,周日晚上从6点45分一直到8点半。工作内容都是由我们团队的小组长来临时分派的,有时候会在浴室入口负责分发洗浴用品。这些用品都是免费提供的,澡巾每次用完

后都有专人进行消毒清洗,但也有人总觉着这些东西不干净。在分发洗浴用品的地方,常常会有一些捐赠而来的旧衣物,有些人洗完澡后来此索取。有一次,接连有3个人来询问是否还有袜子,当得知没有免费的旧袜子,只有用0.3欧元即可买到的新袜子时,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继续等待免费的袜子。

按照规定,每次洗澡时,都要出示自己的救助卡,由工作人员登记。其实,这也是一种有些类似强制性的保证个人卫生的手段。接待中心的“教导员”用登记的方式来强制这些人定期洗澡,否则在更换新卡时,就会可能因为“不守规矩”而遭到拒绝。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身处此地是一种不得以而为之的选择,他们并不希望有人知道自己身陷困境。有的人还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在这儿,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卡片,放在桌子上。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笔者跟一位退休老教师在位于七区总部的接待处为那些前来洗澡的人分发浴巾、香皂等,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在等笔者登记完他的姓名后,想取回他的卡片,但按照规定,只有当他们离开浴室时,才能取走。在工作人员的坚持下,他同意把卡片留下,但不想跟其他人的卡片一样摆在桌子上,而是要笔者将之放在一边。我们尊重了他的意见。

有时候,笔者会在餐厅里帮着分发食物,打扫餐厅。有些人有些时候脾气非常不好,总是带有一种训斥的口气,吆喝我们这些志愿者为他们做这做那的。在我们看来这没有什么,我们能理解他们的这种举止。但那些负责对他们进行日常

救助的“教导员”却时常出面告诉他们不应该如此不礼貌。所有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都很同情这些人,但有时候对他们也比较严厉,因为有些人常常是因为大脑受刺激,往往会出现情绪失控,甚至表现出一定的攻击性。吵嘴、打架的事情偶尔出现,几年前还曾经出现过志愿者因无故受到攻击而严重受伤的事件。但大多数人还是很有礼貌的,“谢”字总是挂在嘴边,每当我们完工后离开时,有些坐在大厅里看电视的人,就会非常有礼貌地再次向我们道谢。

社会的制度与公德

任何一种救助都是有限度的。尽管志愿者们特别同情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想尽可能地帮助他们,但也不可能百分百地全身心地将自己贡献出来,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但作为国家的公民,他们相信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对社会的公德充满信心,相信社会的制度保障与公民的公德所在会帮助这些人渡过难关。

在道德建设方面,协会组织的公益实践比政府的行政干预所取得的成效要好得多,尤其是在法国这样一个国家,人们对于政府有着相当程度的戒惕。政府想实现某些公益目标,并不一定非得通过政府的行政机构来做,协会组织往往会成为一个得力的助手。其实,协会组织的存在也是法国社会公益体系的一种制度建设。社会公德不是仅靠自律与善良的心来营造的,还要靠好的制度来鼓励与建设。(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编辑/万道林